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相山集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　䕣

相山集卷二十五

宋 王之道 撰

書

上都督張丞相書 紹興七年五月一日

之道聞遭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功以震耀乎天下而使疲瘵起望霓之嘆姦雄消問鼎之心然後神器亦隨以定而天下莫有敢覬覦者當西漢之末新都侯王莽秉間抵隙攘竊神器十有五年光武以高帝九世孫

起布衣發迹舂陵昆陽之役自將千騎與營部俱進一戰而斬敵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遂再戰而斬敵數百千級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逮三戰乃與敢死士三千人殺王邑破其百萬之衆而莽遂伏誅嗚呼人心所歸天命所向雖有若林之旅何能為哉今主上自靖康間以道君之子淵聖之弟兵馬之元帥嗣承千載之統撫綏九有之師固異乎光武之起於

布衣矣即位之初盜賊遍海内蜂屯蟻聚屠掠生靈燔毁郡邑金人乘之再犯江淮虐焰彗雲不可嚮邇方是時人人朝不謀夕獨恃祖宗德澤在民比年以來王靈日張國勢日強綠林黄巾之流畏威者接踵請降拒命者駢首就戮譬猶以湯沃雪舉山壓卵無往留礙而喁喁萬宇始知人心自有所歸天命自有所嚮而不復有所睥睨者矣惟是叛臣劉豫僭竊位號占據京師南面稱尊驅逼境内丁壯歲一再至淮上出没作過未遂撲

滅然而士馬之强弱與新都侯莽相去實楚越也方莽遣尋邑將百萬來犯昆陽時城中纔七八千人諸將度衆寡非敵各欲散歸保守妻子使非光武笑以待之為圖畫成敗而身先諸將其不敗於尋邑者幾希尚安能赫然中興為漢世祖使天下後世想望其功烈凜若神人而不可跂及耶今日之事要當主上自將深入如光武昆陽之戰梟劉豫以獻廟社上以昭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恥其或未然願下親征之詔誠諭諸路將帥

曰其修車馬備器械以待親往視師應橋梁責州縣粗修令通輿馬便止無致剗平除治重以擾民所至官吏不得迎送播告中外咸使聞知茲正兵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者也我專而敵分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而無所不寡雖使孫吴復生亦不知為劉豫計矣然後都督僕射相公與二三大臣時因政事之暇扈從車駕今日幸揚楚明日幸廬壽其次幸襄漢又其次幸關陝使

其行詭秘人莫能測微至於無形神至於無聲如高帝之自稱漢使晨入韓信張耳臥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咸易置之而信耳猶不知者然後可以作士氣振軍聲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自此以往雖復鞭笞四夷功在朞月而况其餘哉之道愚直拙疎位在百寮底而遽不知分守妄言天下之利害以上瀆鈞嚴罪在不赦伏惟都督僕射相公哀其誠而恕其僭且無以文采蕪穢而遂簡其說幸甚

代人上張德遠丞相書

某觀今日天下之患不在夫強敵與盜賊而在夫號令不得行於諸將蓋諸將才非盡韓彭賢非皆李郭徒以尺寸之勞父兄之慶致位師保傅之重擁千百萬之衆侈然養尊視國家之休戚安危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於其心惟務廣田宅保妻子而已至於所統偏裨士卒無事則共耗官餔自營私計一有不滿意則逼脅長吏捶撻巡尉而恣行兇悖有事則以將在軍為辭

坐視將命者接武於道請援者駢肩於庭傲睨而不顧逗留而不進正復不得已而一出則駐兵境上自開寇掠之隙徒害我人民壞我州縣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逮其寇退則攘取巡捕官所獻之馘所受之俘以為己功上之朝廷又從而冒增首級僥倖賞典既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又使同功一體之人用命者效之而無所勸不用命者恃之而無所憚深可痛哭昔漢文帝有匈奴之憂常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而馮唐以白首郎面

折文帝以爲雖得廉頗李牧亦不能用愚嘗原其意特
以當時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而魏尚之罪不應削爵
而削爵故唐有是言耳夫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固未
爲甚失也猶且不可以用人又況賞不當功罰不當罪
法不行於驕蹇之臣而欲使用命者勸不用命者憚以
佐中興之功難矣恭惟僕射都督相公以文武兼資之
才當安危自任之寄内總百揆出臨六軍高牙所指積
年逋誅之寇一日望風震潰詣營乞降雖裴度平蔡之

勲不足進焉然而猶有可議者號令未行於諸將也在唐張九齡嘗曰穰苴出師必斬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宫嬪守珪法行於軍禄山不容免死今日之事正類於此誠欲行法則向之所謂驕蹇者豈得不斬以徇而一新其號令耶果能若此愚將見强敵不足滅盜賊不足擒也位卑言高罪在不貸伏惟鈞慈以社稷生靈之故而留意焉

代何希淵上張丞相書

某自丱角讀孟子嘗竊怪伊尹用心太過至稍長師以書授之反復說命三篇然後知伊尹之所以然者不特自期當若此四海之所瞻仰一人之所責望殆有甚焉伊尹曰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高宗之命傅說則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意蓋謂伊尹嘗佐成湯伐夏救民其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播在天下有後世想見其風采而不可得者某宇宙間一夫也雖樸遬不足比數頑鈍無所知曉

而長身四十五歲世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比得一官其視儕輩亦粗有勞矣然而受性剛褊賦分奇窮遇事輒有太公望鬻漿天涼屠牛天熱與韓吏部拨手覆羹轉喉觸諱之誚曩者備員和州鎮司機幕偶屬郡無為守王彥恢貪暴自肆而新制連坐不覺察之法甚嚴帥長趙徽猷因百姓聲寃辭頗切至姑欲治其吏魁以伸無告而彥恢中有所歉乃先本鎮一月告變於朝事下宣撫委今丞相趙公覈實閭廬守胡待制以故人為彥

恢庇上章朝廷以為郡政悉出於某由是坐譴褫官贖金向因明堂之恩洗其愆御史之疏列其枉而一時奪罷者既用且復矣獨某迫於寒餓不能千里赴吏部自陳至今猶未免降授之名此其可憐者一也淮西知縣自經兵火合入官少有願就者往往拘於資格欲授而不可得今防秋是時百里一令民命所係奈何不願者既不能强注使授而願者又反重却使不得授耶兹亦行法者之過也某才非石苞竊有意小縣為朝廷牧養

疲瘵茲者之來實持淮西安撫使司辟書願就陶鑄顧事屬自薦口欲吐而復茹袖欲出而復納者累日於茲莫知為計茲其可憐者二也有此二可憐是亦伊尹之所謂不獲者今僕射都督相公以兼資文武之材出佐明主咄嗟而破狂寇談笑而定劇賊起身布衣不十年而取卿相其自視與耕莘築巖者何以異觀其勲業塞天地聲名摩日月九夷八蠻震動讋息將請命之不暇而相公方歉然若不足吐哺下士雖芻蕘之賤朝夕造

謁而未嘗有倦色此其意正欲搜羅天下英傑以濟中興之治庶幾斯民復見高宗成湯之世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耳是行也某故敢有望於相公伏惟鈞慈不以某人物侏儒文采蕪穢而遂棄之幸甚

上都督府參謀兵部尚書呂安老書

之道嘗謂天下之事非有所甚難其氣之勝於才者力能辦之如折枝拾芥之易是氣也靜不踰於方寸動或塞乎天地其至大也配道其至剛也配義揚之以卒而

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茲古人所以能却敵咄嗟折衝談笑安國家定社稷於不可支梧之際而舉世譽之曰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惟閤下負經綸之才挾康濟之術起身布衣不十五年而致位大司馬其自視與築巖釣渭者何異猶以為未也淮西在今日實控敵境前此號為驍將若近世之所謂韓彭英衞者以保傅之重擁貔貅之衆養尊江左無事則廣田宅保妻子蠹帑廩為國家之螟螣有事則坐視所部數千里之罷民如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正復督戰者接武於道請援者駢肩於庭常傲睨而不顧逗留而不進今閤下實代之朝受命夕引道馳驅遠戍若登金門上玉堂而不自以為疑此其氣固有以大讋服乎天下矣逮其至屯也營壘旗幟初無所變改而號令一出氣色精明不數日有敵人犯邊閤下不動聲色遣百騎以走之使列郡不聞其警而不自以為功此雖不足為閤下道且天下之所望於閤下者不止此而之道所以言及之特為淮民

慶也兵法曰先加以聲後致其實由此卜之愚前所謂氣勝於才而力足以辦天下之難事者將於閣下而見之也之道竊聞之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今有親附之道三焉一曰請給戒其誅削二曰役使戒其營私三曰賞罰戒其冒濫夫請給者三軍之所恃以為命者也向也聞之士卒所支米麥一月之間僅得五分之四所請食錢一百以上僅得三分之一其餘則自主將至於押隊皆有

分馬人孰不有父母妻子也旣仰給於為兵者所得之錢米一經減剋不足以樂其身而及其父母妻子亦何以責其緩急仗節死難乎則誅削之禁不可不先也夫悅以使民周公之東征所以能致民忘其死者也向也不問王事而一槩驅使之其伐竹木也名為修葺營房而坐賈者列肆𨻶井邑名為創造戰艦而行商者連檣滿江河或般載連年或暴露終歲從未有嚴刑以責其懈怠曾無添給以補其勤勞憂愁之色見於風霜怨愁

之言聞於道路則私役之禁不可不嚴也夫賞罰孰明孫武之用兵所以能前知勝負者也向也不問功罪而任情以行之其賞也及其所當罰其罰也及其所當賞賞不當功則非特不足以勸能而能者且怠罰不當罪則非特不足以懲惡而為惡者益得以自肆豈可使安坐於千里之外竄名軍籍者一歲冒轉數官而出入於行陣之間有功戰伐者秋毫不蒙其利則冒賞之禁不可不明也是三者不除而欲士卒之親附者未之有也

既除矣而欲士卒之不親附者亦未之有也之道於閤
下庠序之舊比聞此來旗旄前驅騎士擁後為時尚父
出統六師之道自念分絶穹壤羞愧蓄縮不敢求見者
殆今一月夙夜以思曰閤下方以君命治邊事於淮
西其歸未可朝夕期也而之道父母邦實在麾下如以
前日半面之交及之道姓名而後求見則不敏之罪又
安所逃耶況有此三事似可裨聰明之所不及而發揚
先聲是用請間於閤下以致其説庶幾行之而惠及海

守則之道亦當受賜伏惟高明略其狂僭之罪而加意焉

紹興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諫議曾統書

之道不俟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為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實寤寐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他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請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

陵夷我國家迄於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
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姦也如是者
詐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
以為非姦非詐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
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
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獲聞輿論有

九不可一可之說嘗欲掇拾芻愚獻忠以裨廟堂末議書度夜思將成復毀曰位畀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裝以歸行次宜興復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如之道雖不肖奈何竄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幾而不為一言耶於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矼以丐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而胡銓之書傳焉言至於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為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側聆道路以謂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奉還

兩宮此其爲策不淺蓋以今日所用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歸我以地則不復限以爾界此疆遲以歲月其勢必至觧散玆殆與漢軍楚歌無以異也頃自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政事注意甲兵者豈有他哉亦欲掃除强敵以刷父兄之辱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支梧累年未嘗敗衄

者以其素所蓄積者怒也金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勝吾當還兩宫以驕之彼既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為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也又況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萬一耶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為炎埃比雖招徠流亡整葺廬舍然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聚落亦皆蓽門圭竇多者纔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宫為名排備牲

饒次舍纖悉責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凋瘵微於營繕其奪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宫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有獻於吾君而備其採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反國先使告國

人曰狝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為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即下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殽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以迓之愚以為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衷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千百愚以

為委西京守臣待其將至豫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涖葬中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内太守輩優奴數百被以錦繡飭以犀象而魯山令元德秀獨製于蔿于之曲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嘆曰賢人之言哉河内之民其塗炭乎因黜河内而陟魯山今兩宮寂無來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

緡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為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設帳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勞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以為梓宮之還天子哭泣衰絰以從檀弓未葬之禮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安危

存亡實此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旣歸齊侯問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
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宫來
歸金人之使不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
實卜斯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
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孟子亦曰滕
定公薨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嗚呼斯禮也豈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偽則愚已略見於前及詳於魏公之書敵情之不可信也尚矣盟如皦日而平涼之會猶或刼之今我臣妾於金而金以臣妾蓄我初無詛盟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雖然昔者越王句踐亦嘗臣妾於吳矣而卒滅吳以朝魯衛陳蔡執玉之君愚以為為今日計患在夫主上不能禮下羣臣以集其

能與羣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報吳而不在臣妾於金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執事以為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事其為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與淮西提鹽許子長書

近嘗專遣人附狀繼聞移司歷陽舟御已過闕下伏想來風遡游遂抵所舍即日望霓得雨焦槁頓蘇恭惟按轡多暇台候萬福之道無狀賦分奇窮兵火以來平時

貪暴庸鄙才出己下不足挂人牙頰者皆能起家致身
為人禍福而之道獨以愚直拙疎不投時好見棄於縉
紳先生之列方丞歷陽日閤下實始將命淮右駐麾鎮
西一時求名定價以幸青天之睹者蓋足相躡閤下初
未嘗過而問至之道則稱述過量慰勞加等待以國士
之道自顧空空不審所以得此之由中間避地膠江又
獲託庇旬月當李成陷舒張琪破潛之初干戈避於今
三年更緑林黄巾之變蓋以百計兩陷賊營僅脫萬死

以今年春邂逅繡節軺車於月城之東復得瞻望台表猥蒙閤下矜連蹇之無堪敎艱難之有舊久而不替其敬愛而遂忘其醜衰恤逮於存沒勤厚見於飲食周旋曲折無所不至使之道喜與抃會莫究手舞足蹈之所從是行也道過居巢見伯氏首言閤下所以相待之意不同常人固不翅已受賜已而俟館侍庭以聆謦欬益信伯氏之言為不妄方戒食之餘碎建溪之龍餅煎漢湖之蟹湯沃鼎調膏瀹甌分乳如是者手親再之而不

自以為煩周公之所為吐哺下賢者豈復有踰於此之道生長田間自為兒童時志在與民除害興利讀書學古人晚乃與弟兄輩以科第得禄而太平日久禍發所忽敵騎長驅中原如蹈無人之境自江以北悉為敵區之道亦苦家難竄伏山谷每思時與志違未有以償萬分之一故苟可以如所志者不敢不盡力竭愚而為之比在鎮司帥座趙公以之道在同官中樸忠無他肠付之以事不辭劇易方含山豺狼為孽之日實遣之道走

於羣神弭災消變之道亦念古人如宋均之在九江韓愈之在潮陽去虎驅鱷灼灼如前日事非二子力固有所勝實其誠有所感之道用是齋三日而製爲鄙文齋五日而告於境内之神以歸復命初豺狼白晝入市噬人如羊豕雖操戈負弩有所不憚被傷者甚衆至是一夫徒手敢與狼搏衆狼成羣莫爲人害巢穴既遠井邑以安之道然後知天地雖大莫大於誠鬼神雖靈莫靈於誠金石雖堅莫堅於誠推是誠也以往其何不濟前

日自巢來歸躑躅於荆棘蒿艾之間殆九十里不類通道將次胡避殆見迹牛涔蔬畦麥壠轉水車之咿軋謳炊煙之鬱葱農夫兩兩三三田作而反挽犁攜插僅有可觀之道竊自悲喜蓋悲者悲其凋喪者不可復見而喜者喜其安存者庶幾將興也既抵山中之明日乃與耆老茗飲相勞苦特以廬江之叛寇未遠方被堅執鋭以從事於戎嚴他未有暇也或者輒以旱告曰天久不雨今時方麥秋而熏風火熇原田龜拆稼穡無高下皆

垂黃如燎矣公獨奈何之道計無所出諏之人言斷以己意取水胡避山之祿泉建置道場為衆請雨以齋戒為佛事以慈愍為天心晝夜祈禱不敢少怠如是者三日果有片雲起於泉中曾不踰晷靉靆垂布如可承攬是夕小雨連日出雲至二十八日大雨霑足嗚呼誠之有感於神也如此神之無負於誠也又如此之道輒不量力備述胡避山祿泉前後保護生靈感應事件別具公狀申稟伏乞閤下體國愛民少加意焉胡避寨記謹

納一本座右咨度之暇當能指揮治書蒼頭吟諷之也
上浼台嚴無任戰慄

與無為宰李廷吉書

前日率易上狀正愧濡削不虔以自取戾專使拜教之辱感愧何窮即辰暑雨微涼恭惟行李乍此休息尊候萬福之道不才無狀禀性既愚拙賦分且復奇窮讀書學古不敢小叛於理故其所為莫投時好坐是上下疾之如仇豈謂閤下所賞與世俗異自江左來平生初無

半面遽乃過聽兩喜之言大見褒拂使老盆破甑頓增
九鼎之重方之古人傾蓋如故似未云過然有不虞之
譽者必有求全之毀自茲以往幸致察焉是望仰惟閤
下高才絶人治萬事如破竹顧此蕞爾之邑若不足治
然屠掠之餘今幸敵騎衰息羣盜相繼伏誅所存饑羸
百不一二正如沈痾向愈要當調適其飮食滋養其氣
體順之而使勿怒安之而使勿驚不可使其勞懼其耗
敝其精神不可使其憂懼其損傷其心志瞿瞿然忡忡

然惟恐其起而後庶幾其有生意若或飽之而太過饑之而不及怒之而陰陽交喪驚之而魂魄俱褫勞之而益其虛憂之而重其傷如是而欲其生雖三尺童子亦知其萬萬無此理也今官俸節而不支軍儲支而不繼固誠如閤下言然以是而欲斂之於民而支其不支繼其不繼愚恐速沉痾之不起而後將噬臍也今州縣官吏多於百姓而所養之兵非疲癃則游惰無事則蠹太倉有不足則刼長吏悤兇悖有事則棄甲兵望望而去

之以閑寇掠之隙與毒垂盡之民以資無足之吏與夫疲癃游惰之兵孰若汰其冗濫量入為出而與吾民休息以俟歲月度其力之可為然後圖之似亦未晚蓋今之所謂富者特饜糠粃耳若必欲斂之與貧者等是使齕草茹木然後已也伏承閤下以之道舊嘗攝此千里之寄恐有一得之慮可以裨補高明曲加諏訪古人有言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之道故敢恃愛肆所欲言而忘其交淺言深之戒伏惟寬仁特賜矜察

上宣撫大使葉少藴觀文書

天地以生殖安養之功付之名山大川故名山大川不求即於物而物即之人君以教化磨礪之具付之王公大人故王公大人不求即於人而人即之名山大川風雨雲雷之所興金玉珠貝之所藏虎豹熊羆蛟龍鼉蜃之所窟宅椅桐梓漆蘋蘩薀藻之所淵藪而凡游於其間者無不得其所欲厭足飽滿雖不可見其運用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縷數而髮計也所謂不求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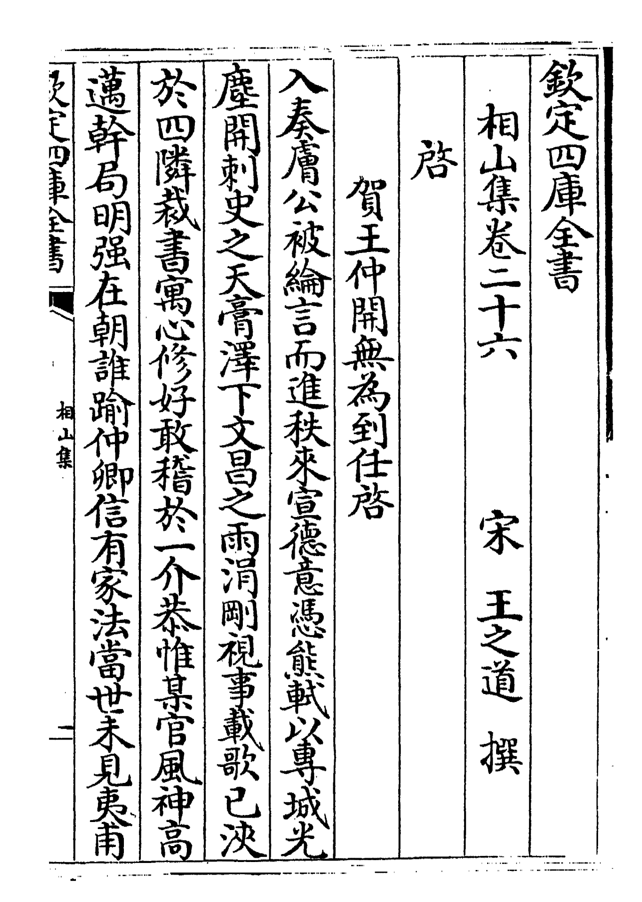
物而物即之者以此王公大人其道德足以厭服人心其聞望足以聳動人聽其議論臧否足以輕重一時榮辱萬世故天下之士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以兾一見而不自以為屈幸而得命之坐與之言輒退誇於人以為終身之寵而人亦不以為歉所謂不求即於人而人即之者以此物雖欲即於名山大川而名山大川有不可得而即者高深之極實制之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書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王公大人亦復如是故

士之即於王公大人至其不可即而去之則有高山仰止望洋向若之嘆恭惟宣撫左丞以開濟之資經綸之術隱然爲國長城折衝厭難扶顛持危以濟中興之業當世之所謂王公大人者何以尚之側聞持節以來謦欬所臨千里震恐而之道乃以苦塊餘生頃從金革無避之權備員鎮撫司之幹官不能望風解印罪當萬坐尚何敢言且王公大人出擁高牙入衛畫戟函丈之地輒至者死不翅山川之高深不可蹈犯其勢有曳裾漫

剌終身願見而不可得者而之道以職事在屬郡實為僚寀之末而和之距建康無十舍之遠庶幾夤緣披霧望塵以快平生一識荊州之願而之道拘於喪紀之容且復不敢有請累月於茲每自嗟恨當世之所謂王公大人昔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有可見之階矣而禮有不得見亦命也夫敢圖過聽忽有書命之招使破甑敝帚頓增九鼎之重之道比拜貺不覺驚愕失聲曰天下之事出於意外固有若此者乎不識閤下所取者何事

也夫有不虞之譽者必有求全之毀之道鄙性介直疾惡太甚向保守桑梓正當羣盜縱横干戈搶攘之際一時所為凡有利於民者往往以死爭之賈憎媒怨不復顧恤今日之舉雖蒙閣下察其愚無他腸憐而進之誠恐一人之植有不足以勝千人之拔也莊子有之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為之祥且魚之巨者無過於鯤鯨獸之巨者莫踰於犀象彼其志固有異於鰌狐之從

容於沮洳蓬萊之間以為莫已若者而所以還其體隱其軀亦豈能無意於名山大川之見容也不識閣下將使之遊於名山大川而無不得其欲耶亦將使之徒有高山仰止望洋向若之恨也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二十六　　　宋　王之道　撰

啓

賀王仲開無為到任啓

入奏膚公被綸言而進秩來宣德意憑熊軾以専城光塵開刺史之天膏澤下文昌之雨涓剛視事載歌已泱於四隣裁書寓心修好敢稽於一介恭惟某官風神高邁幹局明强在朝誰踰仲卿信有家法當世未見夷甫

可謂人豪肆王室之中興崇侯邦之外援念甸服久淪於塗炭而月城盡廢於荊榛民苦瘡痍正有資於撫養兵連蜂蠆其可緩於驅攘姦宄招權貪暴專殺茲用輟江東之獨步固宜致淮南之寢謀君子怙焉小人恐矣某邱園斷梗湖海浮萍存魯何功歎干戈之未靖依劉有幸望桑梓之非遥馳驅尚阻於披雲踴躍輒先於賀厦

賀宋景陽無為到任啓

伏審楓宸錫命銀菟分符千里興謡喜列星之入境兩淮增氣慶偃月之得賢况居是邦獲頼其福旣景仰之有素宜舞蹈之不知恭惟某官清廟尊彝碧梧鸑鷟盛德懿範素高二相之風茂實英聲早擅一時之譽眷隆當宁寄重專城淹寧終於三年政將報於五月披雲甚邇幸依桑梓之陰賀厦惟勤敢附鴈魚之信

與滁州謝倅交代啓

莫為我先孰覩告新之政請從其後敢忘求舊之圖方

欲寓心遽先枉教屬有金沙之役尚稽繡段之酬載味過情益知靦面恭惟某官神識沈敏才術疎通譽望攸歸固後來之一器風流未減眞吾家之千金雖未見其聳壑昂霄已屢更於蟠根錯節惟淹翔別駕者如此其久故傾動諸公也不謀而同某樸遬無庸蹉跎不競策駑足而追驥何可及哉翦狗尾以續貂代其匱爾儻及瓜之非晚庶披霧之有期尚愼節宣以綏福履

賀元旦啓

符頌桃梗俾在位之罄無不宜酒進椒花期有家者老而益壯應三陽之交泰與萬物以更新恭惟厚德鎮浮高標激濁半年於此不為赫赫之名千里而覲但見熙熙之俗所謂祁寒之愛日豈惟酷暑之清風民人所歌福祿攸介況對大來之旦宜膺善降之祥某待罪杜門畏讒避地有賢而不能事固慙居於是邦掃軌而無所干豈免譏於同輩但厠稱觴之列徒傾賀廈之心瞻頌益深歎宣奚旣

代人到鎮江任謝執政啓

歸從雲水之游方欣得計起作丹陽之守良愧非宜況當江淮襟帶之衝實為吳越股肱之郡望雲甚邇宜責任之益隆借寇方濃豈疎庸之敢冀雖皦日無私於照隙亦和風有力於嘘枯此盖伏遇某官名重本朝道嗣前哲著龜國論斷然可否之莫移冰鑑人材昭若賢愚之自辨潛消外患力賛中興重憐一介之遺曲借寸長之譽致茲嵬瑣再被搜揚某敢不採問風謡班宣政令

務安凋瘵庶無愁恨之聲期使澆漓悉變敦龎之俗不負知己斯為報恩

代宋景陽到無為任謝執政啓

去江百里舊為魚稻之鄉臨水千區今雜吏民之舍視諸郡猶為勝處在同列可謂誤恩竊以一州得才則十萬户賴其福庶民從化惟二千石用其良漢唐以來率皆慎此兵火之後其可忽諸休養瘡痍驅攘蜂蠆況熈朝方注意於淮甸豈薄才宜備員於月城此蓋伏遇某

官股肱一人師表百辟持顛扶危以賛中興之運折衝靖難以成外攘之功謂任賢使能當在所先故刮垢磨光亦或不捨某敢不盡瘁以事强恕而行不為赫赫之名用安流散庶使優優之政將播詠歌報德如何處心若是

與無為令李廷吉啓

道路興謡喜雙鳧之入境吏民改觀知百里之得人恭惟某官名重當時韻齊先達質如渾金璞玉之莫名其

器材似干將莫邪之難與爭鋒悟主片言識封侯之非
晚報政三月嗟改秩之未優暫煩卓犖之英來理荒殘
之邑九重惻怛重郎官出宰之權一洒煩苛鄙令尹告
新之政顧同百姓皆出再生既期披霧之瞻當致維桑
之敬

謝張簿啓

負職居多念哦松之弊政接聯何幸對棲枳之新除榮
耀一書歡騰百里恭惟碧梧停鵠滄海遺珠標致故自

不凡才華尤世所貴家傳三篋知無不讀之書冑出九齡是必致遠之器撞鐘待問翻水成文射策天庭笑却萬人之敵升華桂籍榮題千佛之名凡在見聞孰不歆豔顏亦厚矣愧尺牘之末修德莫加焉辱長戕之首及

賀劉無隅除户部侍郎啓代何希淵作

伏審寵膺帝制擢貳地官九重側席以遄其歸千里攀轅而惜其去簸揚所逮舞抃攸歸恭惟某官風教名卿文章宿老驥稱其德洸萬古而凡馬空嶽極于天臨絶

項而衆山小上方圖於邦計時莫急於軍需當求條奏
時政如李元紘庶幾對揚聖問得盧承慶果聞華綍慎
付眞材食給關中正賴蕭何之畫錢流地上佇覲劉晏
之功進位鈞衡加澤寰宇遂益隆於國體用大慰於民
瞻某猥以孤蹤出於大造朽株枯木嘗有賴於先容墜
屨遺簪幸無忘於舊物永言欣頌實倍等倫

鎭撫司參謀到任謝趙聖用啓

鄉邦半載猶懷衣錦之羞賓幕一時復遂依蓮之幸雖

從宦在人情若為可慶而奪喪於子道寧免有慚寵極魂驚感深涕霣竊以觀人固自不易聽言尤其所難方邪正之未分孰明孰直逮是非之既判方驗盧姦然理可知者君子不為面諛而情可察者小人專事容悅儻或樂於軟熟鮮不墮於蔽欺兹古人所以抱忠信獲罪之寃而大雅所以有明哲保身之戒伏念某賦才凡下禀性庸愚居懷隱甫之剛常守展禽之介學惟古是動與時乖疾惡若讎自不知其已甚論心如故人或誚其

太疎豈惟鬻漿而得涼常是轉喉而觸諱尚賴覆盆之照少寬擢髮之誅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籠中翦羽旁看百鳥之翔敢謂棄捐更遭收錄此盖伏遇某官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藏疾納汙大廓山川之度揚清激濁悉歸標鑒之公察其頃守枌榆初本無過憐其久居邱壑不遽遐遺賜以劉公一紙之書寘於越府三才之列某敢不秋城夜觀遠追退之談笑之風客禮官曹載味子美接聯之什冀今日碧油之畊為他時黃

閣之知

謝發解啓

十載家聲孰繼三珠之植五州鄉賦今同一鶚之飛豈曰能賢幸而獲選竊以祖宗設科舉以取士最號得人崇觀興學校以育材獨聞稽古惟詩賦之再復與經術而並行因元祐所嘗用以求俊良肆靖康乃率由以纔風俗一時章布方聲律以相先千里干戈遽寇攘之見逼逃虛既久失職可憐如某者湖海浮萍邱園斷梗窮

有餘於五鬼文不逮於一錢酒甕飯囊豈免禰衡之誚驢鳴狗吠敢逃庾信之譏屬世道之交興致中外之率俾爰下三年之詔用搜萬國之英抱槧懷鉛數多踰於百輩拔犀擢象名僅登於六人豈謂踈庸亦蒙簡拔此蓋伏遇主文先生用心若鑑持法如衡美惡惟形人莫知其報德低昂順物我亦何所容私樂莫濫於齊竽寶遂珍於鄭腊某敢不加勉所學益堅乃心將期驅羊而取官用酬平昔庶幾指龜而論報上答恩私

賀淮西漕韓琫啓

芝檢䟽恩輶軒出使素妙斡旋之術望重一時遂專飛輓之權惠加九郡況足兵莫先於足食而用衆無急於用賢其兩得之在此舉矣凡預卿雲之庇竊欣愛日之臨恭惟某官器識高宏才猷英遠濟煩治劇如破竹於數節之餘摘伏發姦似穿楊於百步之外允矣澄清之寄卓然華近之階某樸樕無庸蹉跎不競青天甚邇會逢雲霧之披滄海雖遥敢借舟航之便稻花過雨梧葉

驚秋方炎涼之末調冀啓處之加慎

鎮撫司罷參謀謝啓

受誣對吏始慙明哲之保身獲譴贖金終坐刻深之為獄尚幸容光之賜僅逃洗垢之誅感涕無從歸思有自竊以詩歌行露重言聽訟之難史記降霜深悼被囚之屈蓋兩怒既多溢惡則偏聽必至生姦矧夫周陽由心懷愛憎加以伯州犁手持上下謂虛為實俾証龜以成蛇變有作無至鑽皮而出羽刑因不中罰及非辜安得

張季之時無冤人固宜于公之後有興者伏念其心如
其口愚無他腸忘機而言輒露情好直而動斯疾惡是
故論事常若茹物之莫能以下咽至擊邪則猶視讎之
不可與戴天自初攝事於鄉邦逮此備員於帥幕力排
螟螣休養瘡痍鑑為醜婦之羞分明亦甚鹿被獮天之
逐羅織何多始緣人醉而獨醒遂見我清而衆濁致姦
諛之醜正假貪暴以興訛刼異時骨肉之流共為媒孽
賂平日指天之輩咸作爪牙因何武之露章訐宗資之

畫諾遂成汚蠛妄瀆宸聰祇欲淪胥冀逃已禍適蘇章來二天之庇故曾參陷三至之言雀角繆悠虎冠顧望借袖蜂而害尹引跖客以刺由專憑盜壁之譏莫辨償金之誤與禽獸而奚擇又何難焉譬草木之有區焉可誣也茲蓋伏遇某官精神滿腹白黑簡心著戴冑之明彊檀王珪之標鑒櫛垢爬癢一時冬日之溫枯蘇弱殭千里卿雲之覆是修羔鴈聊寫肺肝其敢不尚友古人益堅素守皇天后土況明仁傑之心伊尹周公尤見元

忠之德造次於是死生以之

回安豐教授潘元賓賀啓

誤膺共理方懷非據之慚猥辱同聲遠致過情之譽對雙魚而拜貺加什襲以珍藏榮幸不貲欽佩何已恭惟某官當今潘陸異日班揚言文而眞蓋得聖人之忠信學精而博宜為儒者之宗師豈芹泮之能淹將蓬山之是陟念嘗有一日之雅雖鄙拙而愛忘故不遠千里之遥以緘題而贊慶永為好也何以予之

與信陽交代張卿直啓

雙魚尺素比慚報謝之弗虔一日三秋方念憂忡之未釋刓及尒之非晚豈削牘之敢稽恭惟某官盛德圭璋長材杞梓政成五月豈容借寇之留名在九重行遂徵黃之拜某策驚追驥翦狗續貂雖有命以難違顧非材而甚愧荷花過雨桐葉驚秋願加寢餗之調冀獲晤言之慰

代張守彥智賀劉宣贊克捷啓

禁暴戢兵久恃干城之略獻俘投馘今聞斬將之功息千里之鳴桴致五州之奠枕戎有良翰公乃其人恭惟領軍宣贊喑啞叱嗟足以讋敵嚴毅沈果工於料人刃恢恢乎有餘將多多而益辦究觀細柳若亞夫眞將軍哉固宜闔廬知孫武能用兵矣眷言小醜密邇大軍屯戍同安知每勞於外援師民振武誠有藉於中興豈惟萬舉而萬全蓋亦七擒而七縱某屬拘茅土阻造轅門裁書寓心姑慶滅烽於淮甸勒銘紀實終期蹀血於龍

庭

代何希淵謝越守陳汝錫啓

撫孤恤難義爲熊掌之求殺父取貲横致鼠牙之訟不有片言之折難逃三至之誅感極驚心恩深隕涕竊以獄繫人命不容失之或誣民有爭端尤宜慎於致察蓋兩怒既多溢惡則偏聽必致生姦愛惡相攻是非交戰詞苟忽於三復理斯闇於五聲辨若張儀莫獲明其盜璧孝如曾子猶被謗於殺人此先王所以有取於淑問

獻因而後世所以深識其忠信獲罪伏念其箕裘衰族蓬蓽寒生累世枯蒼仰少微之在上半生歷水慕張籍之為隣荏苒歲時棲遲邱壑家徒四壁地僅一廛酒雖乏於賢人車競來於長者嘗欲見危而致命敢憚殺身以成仁肆聖主之東巡適金人之南渡干戈雲擾士庶星奔號寒啼饑者往往衣冠攜幼扶老者紛紛原野哀哉弱女父已陷於孤城去矣扁舟家欲浮於大澤乃孺子將入井之際而仁人當引手之時眷彼友生收此惸

獨遑恤每食之不飽但求容膝之易安閭閻百羅參差萬死方喜將安將樂共獲保全豈知無罪無辜反遭欺巇人嗤德報以怨自嘆害生於恩誰實憐之慨其嘆矣尚幸覆盆之照獲伸刻木之冤此蓋伏遇某官持張廷尉之平振韓京兆之職儒雅飾吏明慎用刑謂鄒衍之降霜以明忠也故召伯之行露每盡心焉斷然三輔之著龜昭若萬邦之冰鑑遂令黮闇終被平反某敢不載惟張堪託子之言益堅郗鑒哺甥之志苟交情之有取

雖執咎而何憂茲為今日之報恩亦結異時之知己

賀黃大受司理致仕啓

挂冠法曹還轅鄉社君恩優老俾通籍於朝班士論稱賢振高風於時輩未遑贊慶先沐寵臨病尚阻於登門報敢稽於削牘

代張守彥智賀朱勱沈仂及第啓

射策楓宸笑却萬人之敵升華桂籍榮題千佛之名朝廷得賢邦國交慶恭惟某官筆走羣象心醉六經翻水

成文追異時之大手撞鐘待問號當世之長頭月評既高風鑒加賞摘髭收第雖吏部之相推驅羊取官亦舍人之自許果膺慎簡獲慰欽遴顧桑梓以何功屬竿牘之過禮贈同錦繡當為篋衍之珍報蔑瓊瑤益重心顏之愧

回應隆謝解啓

作者七人審已被周書之薦成名一日遂將登漢策之科是為瓜葛之榮豈獨枌榆之慶恭惟文工翻水譽重

拔犀飽看未見之書森然九經庫歷辨不知之物展也五總龜豈圖老去之殘年獲睹後來之秀士喜與朴會情在文前衰朽何稱猥辱瓊琚之贈繆悠有愧難論錦繡之酬

又回許驤謝解啓

伏審得雋文場馳聲士藪未果踵門之賀俄承漫刺之臨更辱長牋以華衰老恭惟才猷出類事業軼羣有開必先既遂首一鄉之善不鳴則已又將魁萬國之英用

慰月評少伸輿論顧乏瓊琚之報猥蒙繡段之投莫罄欣愉徒增愧感

又回張天紀謝解啓

伏審較藝文場登名天府光生梓里歡動萱堂顧賛慶之未遑辱緘題之先及恭惟筆走羣象心雄萬夫舊堅鐵硯之盟今中銅錢之選不先不後適居兒姪之間曰寬曰柔仍喜顧恭之次可謂州閭之秀堪為蒲柳之榮龍泉太阿雖其光射斗牛脩珠和璧豈宜以暗投人報

之瓊瑰愧兼芒刺

又回流寓孫滐幾謝解啓

伏審興賢能於萬國祗奉詔音推流寓於一時榮登貢籍尚阻踵門之賀俄先漫刺之臨仍辱長牋特形過禮恭以才猷俊邁學術淹通詩攻秦系之城賦入相如之室德懋厥祖昔嘗刺於是邦才高乃公今尚尉於屬邑雖披雲之未久而蒙霧以滋多流水高山自顧非知音者夜光明月胡爲以暗投人

又回蘇路謝觧啓

伏審郡國明揚祗奉岀綸之詔邱園特起榮膺薦鶚之書歡動庭闈光生里舍恭以少推有造長負不覊李長源之才猷吾嘗呼以小友酈食其之豪放人皆謂之狂生惟藏器以待時故依隱而玩世今中賓興之選是為貴達之階初得傳聞欣喜至於不寐更蒙恵顧感佩為之無涯欲論繡段之酬敢後桂枝之祝

答滁州同官啓

比蒙誤恩濫授别駕二年待次竊有愧於非才雙魚致書敢復希其過禮望不及此心當謂何恭惟某官善政能官雄文爾雅交友則樂相下無嫌乎自後以先人責己也重以周惟恐其太高而絶物義不遺於一介意何翅於萬金顧無瓊玖之酬徒切巾箱之祕

答安豐同官啓

永言闓望久懷未見之忡何意宦游將有同寮之幸事闋夙昔情極歡欣方欲裁書少致論交之好遽蒙遺札

備形過厚之恭非所敢當祇以爲好

代人賀淮西趙安撫到任啓

伏審陛華廷閣移鎮名藩一人寬側席之憂九郡劝長城之慶中外幸甚恭以某官風神高邁幹局明强自更督府之煩游歷淮邦之劇發姦擿伏情常得於咄嗟厭難折衝功每成於談笑惟合肥之重寄由當宁之深知行將繼淮陰之數萬以盡取齊城且復同幼度之八千而遂平堅衆力除外侮共濟中興某才之寸長慮無一

得偶緣當路俾攝令於月城以迄今朝獲蒙休於繡節雖望風解命誠為見幾而作念操䇿侍庭豈曰無因而前將遂望塵敢輸賀厦藕花過雨梧葉驚秋冀加慎於節宣期亟躋於禁近

得宫祠謝宰執啓

昨干出位之誅理宜無赦今拜奉祠之命恩實有歸惟捫舌而莫懲其非故隕身而冀效其報伏念某受材凡下賦分奇窮性識不靈學每拘於是古計能無取事仍

閶於趨時言輒忤人動斯害己失漫追於奔馬悔何及於噬臍當南譙待次之餘正北征出師之際四郊多壘羣帥異心欲輸螻蟻之忠敢避邛山之罪囊書朝奏綸誥暮頒果示薄懲聊從遠竄省愆念咎俄四閱於歲華湔垢滌瑕遂三經於恩典饑寒共迫疾病交攻伶俜蓬艾之間落拓江湖之上顧此身而自猒諒斯世以誰憐爰有仁賢飾以齒牙之論遂令廢吏足乎升斗之求俾養駑疴用全樗散伏遇望隆當代德配古人藏疾納汙

大鄘山川之度揚清激濁悉歸標鑒之公惟中養不中而才養不才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曲借吹嘘之賜再興沈滯之蹤此而可忘他亦何賴雖成事不説尚當驚木而吹虀然補過有終更冀贈刀而遺帶

相山集卷二十七　　　宋　王之道　撰

跋

跋户部陳子强守節事

好生惡死人情所同故天下莫重於生莫難於死士大夫委質立朝當其迫險臨危誠審所謂事君之義有重於生而不為好惡之所奪移則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是謂死得其所又何難哉兹陳分寧之所以能截

然於潰叛中排羣議抗彊敵保孤城以建功立名而使一時擁貔貅守金湯望道引遁闡檄請降者羞愧駭汗而不能自已也公既被褒賞自邑得郡以至奉使為郎而高節偉蹟書之太史與唐河北二十四郡中顔平原相為長雄後二十八年歲在壬寅其子又實尉無為與予游獲觀其功狀如見當時忠憤之氣劘拂穹壤云

跋梅審禮觀德堂連理詩

審禮予鄉人也宣和末始傾蓋於京師中間更兵火犇

避相從不為不久而未獲聞觀德堂之盛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茲固今昔不易之論審禮其勉之

跋王無邪九華雜詠詩

予家濡須郡城之北五十里有山曰銀餅者神仙之窟宅也峯巒高秀隱若碧玉自非雲煙蔽虧一舉目則見之今行年六十有三欲游之心晝夜不舍而因循未能然後信韓退之所謂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非虛言也王君無邪番陽人比寓吾里累年數獲過從好論詩

志尚不羣一日登九華樓遥望其山悵然恨無羽翼不能飛去建安黄知求罷令廬江無邪附舟以東不踰年知求被命出宰青陽九華實青陽之勝境而江左之名山也無邪既偕來遂能窮搜徧覽形于歌詠俾自有此山以來騷人逋客遺蹤逸跡不得遁而皆存令人竊愧之雖然予方學道而尚友乎廣成子浮丘伯與夫鍾吕之流雖方壺員嶠蓬萊遠在海上隔弱水三萬里猶當乘雲御風翺翔於其間銀餅之遊蓋不足道也

跋程元顓手帖

元顓與予有甲辰同升之好當其為宰屬偶同彥逢弟赴調獲一再見之甚相親也後十八年歲在乙亥蔡元德解濡須幕攜示與時往還手帖數紙觀其作字遒勁造語警拔想見風度云

代無為守王正仲奉直跋所賜御劄

紹興三年秋臣權將命七閩歲偶旱饑上軫淵衷親灑雲章以賜臣權令措置勸誘賑濟其言至誠惻怛視一

時之饑者不翅由己饑之與帝堯文王之用心無以異
盖帝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後世稱其仁如天文王
懐保小民恵鮮鰥寡而當時歌仁如騶虞惟仁足以長
人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而不庸釋用能中興宋室上
配仁祖而巍巍之功穆穆之德輝映今古於皇休哉臣
權踧度無狀幸生聖代恭被丁寧之訓正復殫竭犬馬
何以報塞而臣區區之意莫獲表見謹刊諸石昭示無
窮非獨以為小臣之光欲俾天下後世知吾君之仁及

物如此謹記

跋休糧方

予初得此方以為食者民之命人自免乳以上一日不再食則飢非有病七日不食則死而此方之效一食乃可七日不飢再食乃可四十九日不飢三食乃可三百日不飢四食乃可二千四百日不飢嘻欺亦甚矣世豈有此理哉暇日因依方修製將食以驗其方而家人爭以為不可余曰老固多病而比尤甚它不可概舉至於

齒牙動揺每咀嚼飯蔬輙痛不能堪似非久於世者頋試食此幸其效或可延壽命不然死無日家人知不可奪聽其如法服之一杯徑飽曽不滿三合果得七日不飢後七日再服果能四十九日不飢而向之病皆去色力康强如少壯時余覽照不覺擊節稱嘆至於再四曰有是哉朱君之言不我欺也予自束髪讀書入鄉校游國學既壯始登第少不更於世故長遂拙於謀生今年過六十家貧口衆有薄産常計歲入以制用度猶多苦

其不足歲稍歉則甚故無餘以濟人雖有區區自利利他人之心福尠位下莫獲施設獨念廣此方於無窮則庶幾焉識者其憐之其詳自有天聖中二公勒石本末見之前後序可攷而知茲不復贅云

跋元祐黨籍事跡

君子小人之所以異邪正而已然而邪正未易辨也方其同朝雜處君子既指小人為邪小人亦指君子為邪君子小人相鬨於其前而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非它

惟特立獨行危言覈論上必期於致君下必期於澤民不然則釋位拂衣而去之茲其所以常不勝也而邪則反是惟利之從不顧是非利害茍可以中主之欲為身之謀以售其説而保寵固位無所不用其至茲其所以常勝也邪正之不並立尚矣小人既得志則思所以盡逐君子以快私忿凡挺特不羣剛方不屈平時之議論稍異於己者往往指以為朋黨草薙而禽獮之如是而舉世俊傑靡有孑遺矣崇寧用事之臣以元祐羣賢為

姦黨殆為是耶雖然天豈可欺也哉後三十年中原多故黄循聖之先公直閣乃得元豐之日歷元祐之時政記於蔡氏家藏故書中焚焫之餘遂獲上之朝廷書之太史以暴白宣仁聖烈太后之德音與夫先帝晚年追悔之遺意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姦臣賊子之用心雖間能行險僥倖欺世盜名於一時而其終不可掩覆者葢如此嗚呼兹豈人力哉天實為之昔石守道負謗死歐陽文忠公讀徂徠集有詩哭之云讒誣不復辨亦止百

年間百年後來者愛憎不相縁是時公議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固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茍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信哉斯言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丁亥

跋李仲覽所藏東坡滿庭芳法帖

東坡先生元豐間以抗議直言忤宰相竟坐罪謫黄岡方是時親戚故舊平日至厚善者往往畏咎絶不通問況有能不遠數百里冒犯風濤之險朝夕謦欬於其側

以相顧恤者耶吾觀李公仲覽之從先生遊初非有求徒以慕先生之高風乃至於此想其心亦固斷之天地質之鬼神正復以此獲罪上下無所憾恨者是豈小丈夫之所爲哉先生喜公詩至謂氣節剛邁讀之使人肅然自失逮其還朝遇公於富川又書異時黃岡所製長短句以遺公公之於先生亦至矣而先生之所以待公蓋不薄也

跋籍田詔石刻代淮西賈曹茂德

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而籍田者又勸農之本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至於文武而有天下籍田之祈播於聲詩逮用康年殆天之所以報也中更板蕩逮宣王乃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亦云盛矣而千畆不籍虢公譏之何哉不知所本故也洪惟熈朝若稽古太宗當端拱之改元首講三推之禮以觀稼穡以供粢盛以詒子孫萬世無疆之休徽考祖述憲章振百王之墜典而宣和盛舉輝映今昔肆主上纂承興衰撥

亂用再造我有宋爰念食爲民命廼追前烈以今年正月戊子躬耕籍田亦爲農先且復親灑宸翰賜詔中外期與世俗躋于富壽之域而庶幾於漢文臣雖庸愚不足以窺聖謨之淵懿然歷觀三代盛王敦本務農其茂以加於此矣而下比漢文蓋謙德也臣寮建議請以前日之詔立石郡邑之廳事所以儆有位冀使吏知所承民從其化被旨曰可臣灋將使指敢不祇若以率先所隷郡邑而爲一路農人之勸乎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臣

幸朝夕見之紹興十六年六月甲子具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書於下

跋思古上人華嚴經

思古上人飛錫來自湖之何山過圓覺道場寺有大檀越所開毗盧一大藏教四方以工墨之直來請者如市古出冬裘以示圓覺之衆得錢二萬六千就易此經以歸將以遺宿雲大士為崇因無窮之施經云以一手擎十佛剎能於一刼空中住彼之所作未為難能信此法

是為難古臨冬市裘不遠千里能與此經俱來與櫝而藏之過而不問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後之讀是經者當作是念

又跋所施先塋德餘菴華嚴經後

德餘菴蓋先大夫翠峰居士先宜人施氏之塋奉嚴香火之所中間住菴比邱廣言嘗作僧伽龕其旁設經函十二室曰他日當置大方廣佛華嚴經并李長者合論分十二函以實之為德餘菴不可稱量不可思議之功

德言之所願未及遂而示寂後十三年歲在己卯上人思古自崇因來繼領菴事欲踵成之予曰此豈可以累人是夏六月十一日還自臨安乃贖此經以歸授古菴主每十册護以五色帕納之函經合論計一百二十册釋音二册謹以藏之龕中儻見聞讀誦從此悟入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明者自明明明終不盡其功德豈易言哉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壬申

相山集卷二十八

宋 王之道 撰

雜文

勸學文

古有家塾黨庠以待父兄之教近世書會似之兵火十年人廢斆學正復有良子弟幸免屠掠顧就訓飭者往往孤陋寡聞觸事墻面深可歎息楊丈八行鄉里耆哲詩賦宗匠今習殿課闢數楹於胡避山之東欲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諸公為人父兄有子弟而不教教而不擇其師誰任其咎之道故敢以此聞下執事傳道受業其為子弟加意焉毋怠

謁王歐二公祠文

故太守翰林學士王公故太子少師歐陽公之祠惟二公以直道佐明主為時大儒屈臨是邦閱歲滋久而流風善政雅歌雄文播在人口莫可彌忘之道以晚生常恨不獲執鞭以從公遊今者之來庶幾因緣職事訪遐

躅紀遺事而需丐餘波以起枯槁涖政之始敢以禮見

謁安豐軍遺愛侯孫叔敖文

惟侯以芍陂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粵自春秋至於我宋其遺愛實無窮焉之道奉天子命來為郡丞涖事之初敢以禮見

信陽軍祭風師文

惟神位亞六子氣撓萬物吹噓所及枯者以榮甲者以坼實佐天地不長之化不產之育維孟之春雨潤日烜

草木萌動斯民將即來於田野播厥百穀鼓之舞之俾

咸遂其發生秀實則不能無望焉尚饗

祈晴文

維神聰明依人而行眷言此方再罹寇兵既燬既掠莫

蠶莫耕人皆有言不如無生芃芃其麥指日望成淫雨

害之豈人之情青天白日庶幾此誠神其聽之無愛厥

晴

祈雪文

雪為五穀之精雪不時降則五穀不實而民無以為生

重惟夏大旱斯民每食不飽惟麥是藝以冀來歲之成

其勢誠可迫其情誠可矜矣三分其冬今過其二而愆

陽若此麥何望焉民將何所仰焉上天同雲雨雪雱雱

以沃此麥而慰此民非神之難神其格思

祭先農壇文

維太皞乘震執規司春而神實佐之神之有功於發生

明矣今陽氣方升土膏其動斯民將有事乎播植刺史

於民茍可以身先而勸相者罔敢不勉若曰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則惟神實制之柬作之始敢不以告

祭家神文

伏以祖父以來三年一祭內外家神謂之還口之道寄居於此闔門二百指實藉神貺以生活安樂不敢廢茲禮謹涓日命僧致潔家庭誦經卷作佛事仰祈昭格伏惟本家內外尊神鑒此誠悃來享來寧

代何希淵到廬江謁諸廟文

某以天子命為是邑宰其所守法奉公為國愛民固當自盡然聰明之所不逮思慮之所不及惟境內之神實陰隲而顯相之視事之始敢不以告

代和州連守端夫罷任謝諸廟文

頃以君命來守此邦時屬艱難事益紛擾畏首畏尾隨補隨失常恐掇怨於民被罪於朝而不獲休歸今乃微荷獲馬琳守將遂娑娑於江漢之上三年於此蒙神之

貺厚矣今日之幸豈敢昧德短棹扁舟請從此辭

奉安竈神文

惟神位列七祀載在禮經職主一家傳聞俗諺比緣革故玆獲鼎新烹飪之初敢不以告奉安之後其或來寧

祭井神文

惟神功德滂被一方受賜不汲不盈愈汲愈出自我先君實發斯閲三紀于玆再大水利波濤春撞穢惡漸漬洌或用汙甃因以墜視而不問為我之愧蠲吉僝工載

渫載治冪之三日敢慢厥事神其格思食萬斯世

胡避山祭井文

源泉混混行於地中有神司之非感莫通歲在庚戌首上南峯石不我穿遂已厥功東北之隅庶幾決洪有石鑿鑿人不倦終二年于兹我心忡忡念欲改圖誰當誘衷爰相山形乃得行龍乃問龜筮龜筮是從乃告山祇山祇是容泉既有在人意僉同日吉時良令當僝工神其格思報不敢空

祭白虹山神文

惟神以興雲出泉之功嘉惠此方民物受賜舊矣而歲或大旱雲雖時興而不能作霖雨泉雖日出而不能滋稼穡則神之功或幾乎虧今度兩山之間截然爲堤以潴蓄積潦待其歳旱泄而放之用沃山下之田使焦槁者蘇榮茂者實永永爲萬世利是功也豈易量哉興役之始敢不以告

遷葬告皇考文

歲在甲寅維暮之冬時以不孝獲罪昊穹官軍始擾邊警繼至遠邇震動不克襄事三日而殯忽焉二週眷言遺令涕泗滂流軒居之原肇修新阡歸葬有期敬以告遷

遷葬告皇妣文

往遭閔凶歲在閹茂日月漂流七年以久方當歸葬郡冦滿路曾不旬浹有伐其墓皇天祐善賊遂中止幸不及棺慚痛何已哀哀先君後兹五載奄棄諸孤欲養不

逮死則同穴王詩所言先君有命豈敢憚煩軒車之原卜云其吉祔于先君萬事永畢童孫冢婦夾侍其壙肝心若裂莫寫悲愴

遷葬告先妻文

汝以盛年棄諸子事厥姑於地下在汝亦云幸矣而諸子癡且頑男及冠而忽於詩禮之學女已笄而眛於箕箒之奉啓廸扶持獨能無意耶先妣之死汝實送之先考之殂汝其知之令將遷先妣於祖塋之東舉先考於

相山之西而合葬於軒車之南檀林之麓以汝侍先妣而居於右以亡姪童兒侍先考而居於左汝其有知庶鑒此心

改葬告亡考宣教祝文

自初襄事以迄於今十有六年兩見於夢始侍杖屨立於冢旁指顧其前俾整治之覺而茫然莫得其處昨也宵驚怳如改卜百里之内莫聘日至神之告人決非偶然天誘其衷聿來孫公相其陰陽曠若發矇趨全避缺

得地西南稽之夢寐實契我心將以八月蠲吉諏良原起來止萬年其藏

和州含山縣驅狼文

人君以斯民付之吏譬猶上帝以斯人付之神其責實相似民有病苦而吏不能救亦猶人有禍患而神不能去其罪實相等夫人君之愛民與上帝之愛人不異也其視元元之災害不翅自我招之自我受之也若吏不汝省神不汝顧以爲時數實當然而不聞於君請於帝

使民人之情不能上達則己若獲上達為吏與神者其被譴宜何如哉和抱江負山當賓客軍旅往來之衝而含山又為通道自強敵入寇迨今八年更戎馬賊兵之變無慮數十次所至荆棘蘽無鼤烟幸而未血斧鑕者又以虀草茹木為命令豺狼成羣白晝入市與飢羸褡鬬力不勝則恣殘噬如驅羣羊而向之虀草茹木者且復有畏塗之戒往往束手啼飢坐以待盡吏奉天子命牧養小民使民至此吏亦安所逃罪神以功在國德在

民實受命于天作庇此方正使吏不以聲于帝而帝不以咎于神為神之職當如何耶昔宋均為九江守初境多暴虎檻穽所不能制下車自責去檻穽而虎為之渡江令太守趙公賢且仁不減宋均其不以長刀大劒强弓勁弩有事於狠而遣屬吏同縣官有請於神蓋與宋均之去檻穽不謀而同官吏誠不德有以致之冀神力請於帝俾殃及於厥身勿使百姓無辜同此濫罰不然神為不職某當聞之州俾含山之民毀像撤廟以為神

羞神其聽之毋爽

讁瘧鬼文

予歲在甲寅夏五月病瘧踰十日良已而兒女輩自是多苦此疾至丙辰夏而不能去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呻吟無虛日毒之以萬金之葯灸之以三年之艾驅之以首楞嚴之秘呪讁之以孫思邈之靈符終莫見其毫髮之效予因以為茲誠星官歷翁所謂厄會者置不復問姑使之調節其飢飽順適其燥濕以俟其愈逮秋七月

為孽益甚自少以至長由内以及外一日而卧床者八人家人環視醫者拱手莫知所措如是者凡兩浹八月丙午予來自軒車越三日己酉夜夢羣盜在予家矛戟森然結束行李其狀若將去者中有一人姿表極偉伺羣盜之間密謂予曰吾儕奉擾久矣今當去然尚有欲抵公之隙者詰朝恐一來公其避之是行也丐公九月九日於軒車山頭祀我數日而病者相繼愈九月初吉予復苦寒熱危與死隣因念夢中語曰茲殆所謂要之

者耶三發而止夫祠有辭之意彼請辭也我不可以不送今日重九謹以巵酒燎肩登軒車而送之我非太公乃苦十盜鬻漿天涼誰爲此耗我非韓愈復苦五窮轉喉觸諱往往造攻莫酷如冦兩陷其間莫寃如獄撥壁成環三年於兹爲病所毒熱兮火燎寒兮氷沃甚至兒女下逮妾御朝呻暮吟守而不去今汝請辭良慰我心酬此一杯載驂騣騣

相山集卷二十九

宋 王之道 撰

墓誌

孫宜人墓誌

亡妻富春孫氏曾大父守宗大父倚父祉皆高尚不求聞達其先避五季亂自和之烏江徙居巢之鑪牙今二百有餘歲矣父字無悔世所謂善人君子也凡三娶秦氏張氏魏氏夫人蓋秦出也生十七年而曾大父許字

我明年秦氏亡迨外除始來歸溫柔靜恭承順舅姑兢兢然惟恐不及事無巨細必禀而後敢為未嘗自專與諸姑處常怡顏下氣若見所畏者不浪笑語歸王氏二十年而予游上庠者十年雖風雨寒暑疾病家人不見其有兒女戚戚之態尤勤於婦功非夜分不寐嘗謂予曰使為學如此取官何足道哉予以是知自勉獲與兄弟輩登進士第吾家無為之軒車號大族無慮數百口咸以夫人為賢建炎三年冬予官歷陽將泛舟還里中

屬金人圍合肥王善陷巢子弟彥逢侍雙親浮家避地
江山至泥汊適相遇太夫人喜曰兒婦歸吾無憂矣四
年賊盜遍江之南北予始與里人保胡避山初太夫人
有翻胃之疾至是寖劇以五月三日卒於山之所芨夫
人後太夫人之卒四十五日而疾七十三日而終年始
三十八當夫人之屬纊李伸擁兵數十萬攻豹子山甚
急遣人求援胡避以夫人之喪未果行明日而豹子陷
衆皆泣且言曰微夫人我曹殆不免不然一不成而萬

有餘喪嗚呼哀哉夫人死無憾矣以一死活十萬人之命而獲從太夫人於地下有是二事吾又何哭焉生三男曰遂曰遽曰邁二女曰寅曰申將以紹興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麞牙之西三里曰帶漁河之原爲之銘云

宜壽而夭世所不曉以一易萬孰多孰少帶漁之原山水環繞子亦老矣之死同兆

故李公孝先墓誌

惟李氏世家隴西唐末避黄巢亂從於饒之樂平公其

樂平人也諱忠字孝先姿表偉岸遇事有膽畧方志學里有健訟者誣引乃翁部將怒追逮甚急公慨然曰為人子而不能免父母於難非孝也先追吏詣郡請代父對有罪不辭郡將嘉其意從之果白其妄當與弟姪異產縱所取曰吾不汝多少肥瘠較也當是時饒人聞其風者莫不願得以為子少壯者莫不願得以為兄弟靖康元年春金人寇京師郡有勤王之舉責縣備餉餫令徐時孚按籍勉其里之雄於財者助軍公户最下弗

及聞遽謂其子常曰茲正卜式所謂賢者宜効死節有財者宜輸之之秋令詔求直言叩閽非吾事也汝其疏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與平日所嘗語汝者獻之以遂吾願家有百斛竊吾當盡輸為里人倡故一時靳者化之而樂平在六邑號先辦常明年上書數萬言陳足食兵計天語賞歎下有司施行且官之九品建炎二年春桂仲正叛建康合張勝衆三萬䧟當塗破建德掠石門入利陽凶燄益逼遽令趙子木聞常長於畫有意事功盡以

柯嶺十四寨委常統之使拒賊常謀於公不數日而兵備修飭至不得犯百里為安三年夏李大刀連劉文舜潰黨屠毀境上遠邇震動公聚里人諭曰賊有必避者險也彼所可擊者散也有是二利而不為非勇也衆壯其言相與控扼要害請常董其役常為設方略得馘幾盡所屬上其功於朝常用是遷承務郎為無為縣令公性識通敏少雖以家責奪舉子之學而於經傳多所貫綜閒居養生閱岐伯仲景之書遂妙於用藥南方信禨

雖至父母癘疫子棄不敢侍里中有蹈此者公責以大義且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理也爾乃不問醫而問巫愚亦甚矣故時有疫則必家至與之善劑日候其安否其貧不能自存與死無以自葬者皆悉力營給之惡俗為變公尤喜賓客第之東有堂曰仁壽為公燕集之地每與所過從觴詠歌舞繼日不厭且樂於周人之急婚嫁親戚故舊之孤為多平生論事不直不置啟於言無所苟人有爭者曲直勝負不質之有司而以公言為証

晚年與人語多及瞿昙之教觀其所為真若有道者也始淮西更李伸張琪之變千里蕭條亭舍不煙及常得邑無為或難之公曰事君不擇地而安忠也作詩以督其行戒之曰拊循凋瘵要在不擾故常到官用公之言而稱治予嘗追和東坡所贈王慶源詩遺之云慶源老人骨已朽愛民似子當今無其政事可知也公後數月往覘焉入其境喜見顏面曰吾無憂矣已而里人思公悉遣子弟趣公歸公笑而與之俱以明年紹興四年二

月戊子終於仁壽堂人為流涕享年七十有七曾大父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娶范氏以賢淑聞子男二人長黨早世次常舉進士女三人葉正興余汝舟徐時舉其壻也而歸葉余者先公卒孫男五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諸孫如師心師回師尹皆好學有立蓋公之餘慶也公有别墅在舍南静理鄉桂林原山林清遠公至則忘歸嘗命常曰吾没當葬於此常將以五年二月甲子如公所卜葬焉無為子鄉里也往獲庇常之政而公

常與吾翁游日談佛老至相得也今常不遠千里走介
牴書以友生王珏狀公之行來乞予銘義不可辭銘曰
孝悌在人兮墉有基基隆墉厚兮何時蔭忠於奉上兮
孝所移發憤偷財兮富兒疑子常獻書兮誰授之嘉謀
讜論兮帝所奇殲走潰叛兮功可欺柯嶺峩峩兮思者
悲南方惡俗兮多信禨里閭一變兮莫敢違作堂仁壽
兮花木菲客至不醉兮無庸歸撫孤周急兮人爭依如
石藴玉兮山增輝子孫秀發兮家之肥桂林遺芳兮追

平韋

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

文叟諱師良泉之晉江人曾祖贇隱德不耀祖察以叔父中奉大夫某贈正奉大夫父照以公貴累贈武經大夫公志尚豪邁迥出一時輩流中奉才之謂當以材武進會詔下郡國立武學以三舍法取士公慨然曰郭汾陽顧不足慕耶何切切章句為遂由舍法取貢於上庠中宣和五年武舉異等補某官調泗州盱眙縣尉次楚

州鹽城縣巡檢遷其官充御營左將軍幹辦官次贛州
排岸遷某官充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紹興府兵馬都監
次平江府常熟縣福山巡檢初公從韓宣撫世忠軍會
行在陳攻取大計韓喜謂得公晚苗傅之變公以戰多
超轉數秩先是樞密李公與公為布衣交洎登西府薦
公有專對材堪奉使絶域一時士論翕然推重公自福
山歸西興之所舍不復有仕意以武節大夫致仕平生
好作詩晚年詩益工每一篇出識者服其筆力閒居宴

坐焚香誦經深於性理無所滯礙於所舍之西偏名其堂曰隨緣自號隨緣居士以紹興二十九年冬十月辛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安人黄氏賢淑能循法度子四人曰求己保義郎前鎮江府常州巡轄斥堠曰求志新明州指使曰求俊承節郎新潭州指使盖皆以功賞延之典奏也曰求忠應進士舉孫三人某某某孫女三人俱幼求己盖吾弟删定彦逢之壻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

書為參知政事詔有司寵其先世於是贈皇考故朝奉大夫之道為太子少師閱月上踐阼覃及天下加贈太子太師四月遷知樞密院事贈少師明年拜樞密使加贈太師樞使罷政還故鄉周視松檟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衮於是太師之薨蓋二十有五年矣曩建炎間敵犯江淛長淮千里莽為盜區握兵者畏避不敢戰有城者遁逃不能守太師以一書生率數千烏合之衆保胡避山水抗羣賊區區一隅之地東有張

琪南有邵青西有李成北有李仲合其兵數十萬環布四境磨牙有毒卒不能吞噬使一方之民仰視俯育脫死鋒刃公之力也不幸忤觸權臣才不究於用而遺慶所鍾乃在其子樞使既致位二府為時名臣而公贈官一品榮耀身後非陰德之報歟裒待罪史官方衰次建炎以來故事如公言議風烈法所當載故不敢辭而為之銘按公字彥猷無為人曾祖諱用和隱德不仕祖諱

原本缺字贈太保考諱哥累贈太傅曾祖妣馮氏祖妣于氏

原葬有日求已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黄
童行狀來乞銘彥逢將無以爲埆之意寓書有請於予
予頃年以視彥逢於西興之官舍獲識文叟其後彥逢
既以猶子妻求已遂聯姻婭予每赴調至臨安文叟聞
予來必攜具涉江相過清談終日而去如是者非一今
公云亡予以遠官歛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穴若銘
又何敢辭銘曰生於泉葬於越前湖後城流長岡崒

相山集卷三十　　　　宋　王之道　撰

附録

加贈少師王之道勅

士有抱負踶業砥名勵行自見於世而用之未盡者乃秉義方以訓其子今登元樞重我本兵之地則褒崇之典追報其親蓋亦理之宜而事之稱也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廬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食實封三百戶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道學博而文贍材全而識明蚤收儒科寖階膴仕兩持使節風采猶存孰遏長塗位不配德克生賢佐始大爾門進亞公師爰須命綍官品增峻用詔無窮可特贈少師

贈故太師王公神道碑

淳熙十有六年正月壽皇聖帝將遜于位以今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藺自禮部尚

贈衛國夫人妣施氏累贈福國夫人公幼頴悟八歲通
一經弱冠貢辟雍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宣和六年進
士第搢紳榮之榜其所居堂曰三桂時太平久用事者
開邊隙公知必亂對策極言考官惡其直寘之下列靖
康初調和州歷陽丞縣有大圩積雨將敗皆豪家所占
請於官欲增埂郡檄公督役公呼諸豪諭之曰爾圩爾
修將責之誰鞭其不率者皆爭出夫得數千人捍水而
圩全歲乃大熟郡以為能俾攝令烏江甫視事御營使

劉光世檄言大軍且至令具芻糧視倉庫無銖粒里豪素服恩信不移晷得錢七十萬米三千斛事定悉以償之或謂軍興科借不必償公曰信不可去也民相信何憂匱之宣撫司檄清野期以三日責軍令狀公曰敵未至而先困吾民可乎謯吾自當之即書以授使者令民安堵如故不踰旬清野之議亦寢以循資丐罷奉二親還鄉率族黨保胡避山使其弟之深守之公以兵法部其丁壯轉戰於外且誘鄉民運粟於山能致一石者與

其半故糧不乏山西有毛公寨李仲圍之急公以精卒從間道出不意大破之寨人德公拔寨與公合仲恥其敗攻益力會仲破張琪據滹須城遣鍾乂以十餘萬衆來攻語寨人曰為我請王縣丞來否則必屠爾寨公料衆寡不敵將挺身說賊諭其衆曰彼圍益急吾勢益孤生路絶矣仲雖麤悍聞頗知書可以誠動幸而聽則免禍縱見殺猶愈於束手待斃也衆感泣爭止公公曰吾以一身救數萬老幼何畏死即以數十騎出見乂乂與

衆賊大驚曰公何勇耶我來無他益以公得衆心欲以郡城相委而去爾公辭不可乂以刃擁公馬而東日且暮遂入城而張琪復振與伸戰伸敗走琪刼公過荻港令招誘胡避之衆公以計脫歸時所在盜賊蠭起殺人如麻獨在胡避者皆得免未幾丁母憂鎮撫使趙霖以便宜起公攝鄉郡公拊摩瘡痍招集流冗境內怗然有偽為皇姪奉徽宗詔領大元帥者移檄州郡公引雋不疑辨戾園事牴鎮撫司擒送行在所果得其姦霖以公

守胡避功聞於朝改承奉郎就差充鎮撫司叅謀官都督府築滁州瓦梁堰為小北海以備敵委公往視公言捨江淮天設之險而積水於敵所不經之地徒擾民費財爾遂不復築含山當合肥往來之衝有狼為害又委公驅除公齋戒入境患屏迹人以比宋均渡虎韓愈徙鱷云丁父憂服除通判滁州時方議和公移書吏部魏公矼諫議曾公統言辱國非便又上疏陳敵有可勝者五且繳所與二公書大忤宰相秦檜意責監南雄州溪

塘鎮鹽稅會赦不果行異議者率得重譴公遂絶意仕進卜居相山之下自號相山居士以詩酒自娱凡二十年檜死起知信陽軍紹興三十一年至郡明年北亮敗盟詔沿邊為守備公疏言應敵之策不報建康都統乞拘沿江舟船毋泊北岸轉運司以朝旨移郡公奏拘老小則失人心禁商旅則走官課大將措置乖謬貽敵笑侮鄂州都統乞團結西湖北保甲遇征行許充本軍鄉道公復言統帥所謂鄉道是欲驅百姓為先鋒耳朝廷

是公言事俱寢除就湖北提舉常平茶鹽或言辰沅靖三州洞丁習武藝宜募二千人順流赴建康詔提刑司具舟楫公時兼憲事得符驚曰敵未平豈可復摇遠人心奏罷之湖北十四郡常平積粟三十八萬而在鄂州者十五萬陳腐幾半詔以餉荆鄂軍公曰徒費輦運而愈耗折乞留以為旱備未幾鄂州大旱公遂發廩以平糶價取腐壞欠折之數請於朝而蠲除之歲稔和糶以補其舊而官吏得逃責百姓免流殍二十年積弊悉去

前提舉張公震語人曰王公所為是吾前日睥睨而不敢為者攝愓州有僧崇一居桃源以妖惑衆公召致獄民爭言僧有神術治之將不利公弗聽獄具流筠州卒無能為乃大詘服荊帥乞調愓澧岳鄉兵之半同守禦公遺帥書言鄉兵本以護鄉井豈堪裹甲赴敵況三郡水旱相仍安可騷動帥服其言而止除湖南轉運判官郴寇李金竊發諸司蒙蔽不以聞公至攝帥事乞兵於朝賊偶歸巢穴憲遽奏賊就招撫朝廷信之追還所遣

兵入情憂懼公檄憲賊若果降當詣郴公参若自去自
來後必爲患檄未至郴而賊作憲懼罪即報當路以賊
之再發檄於公参之一語言者不察劾公罷已而朝廷
知其非憲與二郡守俱鐫責公前枉盡白而竟不復出
矣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公爲人質直剛勁尚風節平居
恂恂氣和而色温至臨大事區處剖决多出人意表遇
人患難雖儺隙亦極力拯之不顧家有無壯歲入仕遭
時多故慨然欲以功名自奮數上書陳利害忠義激烈

聽者竦然又以策干丞相趙公鼎張公浚吕公頤浩參政李公光盖以數公可與共功業者其在歷陽料杜充之必敗和州之必變皆如其言和議既成而公䕫脱守邊郡持使節當壽皇厲精之初可以有為而公已老亦命也夫以乾道五年六月朔日終於家公之將終也忽語其子曰吾衰久無夢疇昔之夜夢帝召我而命之曰以爾有功當禄其後吾年七十七死何憾捐館數日有白氣如練止舍中人以為異云以其年十月甲申葬於

郡城北三十里長岡之原胡避遺民存者尚衆扶老携幼遮哭於道喪車至不得前配魯國夫人孫氏先公四十二年卒子十人縈奉議郎簽書武岡郡判官遜廸功郎郢州長壽尉旨後公卒邁承直郎監蘄州蘄口鎮著廸功郎監西京嶽廟邉朝奉郎通判廬州次郎樞密使也茹承務郎莱承議郎前知池州貴池縣茀荀未仕女六人適承議郎趙善治承議郎徐一夔文林郎許棟從事郎張漢卿通直郎万俟侃幼疾廢孫男二十人孫女

十九人曾孫七人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嗚呼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學考其始終大節可以知公之心觀其子孫繁衍盛大又可證天之報施爲不誣也銘曰

著姓維王出自太原唐季避亂派分河南自河徂淮累世乃顯視彼淮水知其源遠烈烈太師以文起家與其伯仲聯登雋科粤自少年志出人上議論偉然風節豪壯始仕邑佐逢時棘艱父母之邦毁于寇殘鳩集遺黎依險自保耰鋤棘矜以抗羣盜盜環四境莫嬰其鋒稚

耋數萬寄命于公誰謂書生有謀有勇云誰厄之弗究
其用活人之功上帝所知不耀其躬而後之貽是生栢
臣爲國碩輔維垣一品以賁其墓長岡之原公墓在焉
植碑勒銘垂千萬年